

【编者按】

广东高考将于本月25日放榜，教育话题备受关注。在惠州西湖边，有个老惠州人都熟知的教育世家——苗氏家族。苗致信是苗家从事教育的始祖。清末至今，苗家四代共50多人投身教育一线，1989年曾获评全国首届“教育世家”，桃李满天下。

在即将放榜之际，羊城晚报记者走近著名的教育世家，感受苗家世代传承的教育情怀与使命。这从侧面反映了惠州历来重视文教，为岭南乃至全国培育了源源不断的人才。

统筹策划 / 马勇 陈骁鹏
文 / 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海婵 陈骁鹏
实习生 栗雨

每年的高考放榜，是惠州苗家族人最关注的日子。清末之后，苗氏从武将之家奇迹般地变成桃李满天下的教育世家。至今，苗家四代共50多人兴教育、执教鞭，学生遍布东江流域。1989年，苗氏家族被评为全国首届“优秀教育世家”，并且是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家族。

1 老惠州人熟知的“教育世家”

旧时，惠州北门直街有“四大家族”之说，“陈家文，苗家算”是说北门的陈家从事文学教育，而苗家擅长理科教育。在街上随便问一个摊主，都知道苗屋出了很多老师。

1884年出生的苗致信，是苗家从事教育的始祖。少年时，他就中了秀才，走上了终身从教之路。苗家后人苗理洁介绍，苗致信“兴教为责、持教为乐”的教育情怀直接影响了后代，开启了苗家数代从教的历史：“苗家从教者，广泛散布

2 内忧外患时期仍未放弃文教

在苗理正的印象中，无论时局动荡还是经济窘迫，苗家人始终重视文教，从未改变。那时，北伐战争刚结束，中国处于新旧政权交替时期，内患尚未除尽，外国势力又虎视眈眈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能有安定的工作已是难得。但苗理正的大伯苗文绥和二伯苗文绅一直坚持半工半读。因家庭困难，苗文绥甚至还停学一年，努力赚钱贴补家用后，又返回中山大学坚持完成学业。苗文绅更是边教课边上大学，奋斗了五年半，顺利大学毕业。两人接过父亲的衣钵，带着苗家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靠着他们的资助，家族不少人也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，投身教育一线，其中就有苗理正的父亲苗文绩。

苗理正说，她的父亲谈不上名师，也无学术专著，是一名老本分分的教书匠，一生踏实做事，正直做人，先后于惠阳县立一中、广东省立惠州中学

在全国各地，从大学至幼儿园都有。”

作为第三代传人，苗理正曾任惠州市第一中学校长，深受学生及家长敬重。生活在书香气息浓厚的大家庭里，身边的长辈都是受人尊敬的老师，年幼时苗理正就埋下了一颗教书育人的种子。她回忆，儿时和小伙伴玩游戏时，就总想扮演“老师”角色。五六岁时，喜欢搬出小黑板，手里拿一根小棍子，模仿爸爸妈妈上课时的样子，用粉笔在黑板上涂涂画画，教别人认字。

等数所学校担任动物、植物、自然、地理、化学等学科教师，从教38年。父亲甘于清贫，乐于奉献，赢得众多师生的良好口碑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苗家人不仅教书育人，还始终保有民族正义感与爱国心，甚至将一生奉献给国家。苗文绥是华南理工大学数力系教授，去世前将所有存款作为党费上交，一分未留；苗挺（原名苗文筠）是发明甘蔗渣造纸填补国内空白的化学专家；苗文孚即将大学毕业时奔赴抗日战场，他说：“在国家和民族危难的时刻，儿女情长已是微不足道。”

家族中的女子尤为为坚忍，苗家儿媳秦佩镛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惠州女子师范，培养了一大批新女性，桃李天下；苗娜娜大学未毕业就参加抗美援朝，战争结束后响应党的号召去了北大荒……

惠州“教育世家” 四代50余人从教

曾获评全国首届“优秀教育世家”，
是当年广东唯一获此殊荣的家族



苗氏族人聚会

3 教育情怀世代传承桃李芬芳

父辈对教育的热爱与追求，让苗理正深受鼓舞，也坚定了她投身教育的决心。她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的前身——华南师范学院。当年的华师还不是重点大学，但填报志愿时，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填了华师，只为离教育梦想更近一步。

“全家都很支持我，这给了我很大的力量与信心！”毕业后，苗理正原本有更好的机会去深圳发展，她却拒绝了，“教育是兴国之本，苗家的家风就是勤奋做事，我要把教育当成自己的毕生事业。”

在教学工作中，苗理正不忘家风教诲，时刻严格要求自己。任职惠州市第一中学校长期间，她制定了治校四字方针：“勤（带头苦干）”、“实（不尚空谈）”、“廉（清廉自律）”、“进（永不停步）”，影响了众多惠州学子。

“勤奋、正直、善良、有爱心、忠实，这是作为老师应有的基本品质。”苗理正以身作则，苗家家风发扬光大，她先后获过众多荣誉：“全国优秀教师”、“全国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”、“五一劳动奖章”、“南粤杰出教师”、“特级教师”等。

她爱生如子，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，教他们缝补衣物，为他们做饭烧菜，还常邀请他们来家里包饺子。对学生们而言，苗老师就像自己另一个妈妈。在她的辛勤付出下，许多学生考入清华、北大、中科大等名牌大学。如今苗理正已退休，但她每年仍收到不少学生的问候，更有人远道而来探望她。

“勤勤恳恳做事，踏踏实实待人”。秉持着这样的理念，一代又一代苗家人投身教育事业，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耕耘，无私奉献，将教育精神传承下去。三尺讲台承载了一个家族的梦想，更是托起了祖国发展的希望。



苗屋是惠城区不可移动文物

苗家祖屋仅存 1/5

文 / 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海婵
实习生 钟坦倪

在苗理洁的带领下，记者来到位于北門大街的苗家祖屋。300多年前，这里是三品大员的将军府，现部分修缮成了远近闻名的“网红”文化饭馆。每天一到饭点，大堂与包间几乎爆满，不少是外地游客是跟着导航找来的。

一进门，红砂岩墙壁、青砖墙、廊柱、木雕，无不显露出祖屋悠久的历史与当年的显赫。大堂里还悬挂着苗家杰出人物简介和祖屋复原原因，处处可见书画艺术作品，充满文化韵味，让食客在品尝东江美食的同时，了解苗家文化、惠州文化。

苗屋的历史也在苗理洁的讲述中慢慢浮现。据介绍，清朝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，为加强中国版图南部边陲重镇的防务，朝廷在惠州设立提督军门，据光绪《惠州府志》记载，驻扎惠州府的广东提督军门下设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个营。为解决驻军住房问题，其中现在的北門大街25号被用做“中营守备署”。

同年，惠州苗氏族人的先祖苗之英来到惠州，他的家眷随之陆续南迁。

祖宅大门上一副300多年至今未改的对联“春浓北廓，派衍东阳”，正是苗家对故土和根的追溯、眷恋，也是苗氏祖先践行精忠报国精神的印证。

当时苗之英担任左营参将游击（三品武官），一个营约有2000余人。苗之英退役后，就在当时的北門街“中营守备署”对面购地建房定居（即“老苗屋”，现北門大街28号）。后家族人丁兴旺，苗氏子孙从政府手中买来“中营守备署”为苗家居屋，遂称为“新苗屋”。“从五一一路入口（现金帝会所）到出口处（紧挨中山公园的木棉树）左右两边空地都是新苗屋原属！”鼎盛时期，苗屋的面积可达上万平方米。“苗理洁说道。

苗理洁还记得，家中的后花园“宜园”，是当时惠州城内为数不多的私家园林之一。园子紧靠祖屋，依地势而建，分下、中、上、顶四层。在顶层，有凉亭和月洞门，月洞门旁有秋千。穿过月洞门就到了当时本城的高点——中山公园，地方志上记载旧时叫梭山的地方。月洞门大理石上刻有两个繁体字“宜园”。

苗理洁介绍，据说有风水先生预测，这里是条好龙脉，能藏



苗屋网红文化餐厅人气十足

风聚气。祖屋面朝西湖有明堂水，左有青龙右有白虎两砂扶持，地理位置很好；背靠地势层叠、依山而上的园子，且林木葱茏，树形秀丽。此福地可荫庇子孙后代。

遗憾的是，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后山两层木质楼房毁于一场大火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苗屋土地多次被征收。现如今保存下来的不到原来面积的1/5，“被活化用起来的饭馆仅仅只是很小的一角”。

惠州文史专家何志成表示，惠州城区在清初有20多个军事机构，而今仅剩北門街这个“中营守备署”。“中营守备署”是北門大街的标志性建筑物，因此很有历史文物保留价值。

时过境迁，苗家大屋的辉煌已不复存在。幸存的老屋经常漏水，还遭白蚁入侵。为此，族人成立了“苗屋管委会”筹钱维修，只是还远远不够，他们希望政府部门给予关注。

苗屋只是在九街十八巷中的一颗珍珠。惠州民俗学者林慧文介绍，自公元590年隋朝在惠州设立循州总管府以来，西湖边的府治所在地就开始聚集人口，其规模在1400多年以来不断扩大。明清时，府城的区域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，街巷四通八达、不可计数，故统称为“九街十八巷”。在老一辈惠州人的眼里，九街十八巷就代表着惠州的老府城，是惠州人的根。

如今，九街十八巷已不在，但大量的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得以留存。2016年惠州市住建局发布的《惠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》（草案）将九街十八巷中的金带街和北門直街列为两个历史文化街区，光这两条街就有14个文保单位和16座历史建筑。让人欣慰的是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九街十八巷的文化价值，不断进行活化利用，苗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

文脉大咖



苗理洁在苗屋

苗家重视文教，百年来人才辈出。从教者用粉笔为惠州培育人才，而苗理洁通过文字保留惠州文化记忆。出生于书香世家，她从小浸泡在书海中，文学创作更是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基因。今年67岁的她，出生在新中国，青少年时历经时代磨难，生活经历曲折丰富。数十年的文学积淀在退休后厚积薄发，终在圈内“大器晚成”。

惠州是苗理洁的文学根据地，也是她文学养分的来源。她怀着对家乡的真挚情感，为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抒展情怀，被称为“惠州文化守望者”。在她质朴

作家苗理洁 惠州文化的“守望者”

文 / 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海婵 陈骁鹏

而真实的文字下，我们可以浏览到惠州山水胜迹，造访历经沧桑的古街古村，感受市井百姓的人情气息……

“胸中要有激情，思想要有光芒，文学要有浪漫。”苗理洁说这话时，眼中闪烁着光芒。创作近20年来，她笔耕不辍，但仍谦虚地认为：“只写了惠州的一丝脉络，一鳞半爪。”随着时代发展，城市快速更迭，她迫切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与压力，不停地奔走发声，只为留给后人更多惠州记忆。

书香家风影响终生

“来啦，坐！”一看到记者，苗理洁热情招呼着，带着记者走街串巷，品味老惠州人的早茶文化。坐在300多年历史的苗家古屋中将生平故事娓娓道来，她的身上总是隐隐透出安稳、知性的淡然气质，给人一种亲切感。

苗理洁从小住在市区北門街苗屋，这是一个几代人从教的大家族。“在这里，我从来不愁没有书读！”苗理洁认字较早，未入学时就会到父亲书架

翻书看，《俄罗斯民间故事》《伊索寓言》《安徒生童话》几乎被翻破了书皮。父母常给她讲解书中的内容，给她正确的引导。

她的整个家族都充盈着读书明理的氛围。“在大院，读书学习就跟吃饭一样，成为生活习惯。”苗理洁说，儿时没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，日常看书互相交换，就是最开心的事。每次借书，母亲还会特别提醒，要先用报纸包书皮，翻阅要小心，不能折皱损坏。苗理洁觉得，兴趣爱好好的形成以及所带来的影响是终生的，这也是家族带给她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生在特殊年代，她初中三年没上什么文化课就下乡去了。但在整个小学阶段她读过很多书，深深印在了脑海里。直到今天，小时候读的故事还鼓励着她克服生活中的困难，给她信心和力量。“可以说，阅读改变了我的人生！”

“我不到18岁就回城工作，20岁就当上了干部，后来我读了大专，阅读学习在我的生活中从

未停止。”经过多年的积累，2000年，苗理洁的写作灵感频频涌现，也许是水到渠成，她开始不断地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，写小说、短篇小说，但多以写散文的形式讲述惠州的故事。她还加入了中国民协、广东省作协，并被惠州市政协特聘为文史研究员，部分作品被收入国家图书馆和文史资料库，至今出版4部专著，还参与编写惠州民间风俗、童谣等读物。

家乡成创作根据地

历史文化名城惠州，五千年前已有人类居住。“她的故事怎么也写不完，不说别的，仅我祖屋所在的松山一隅，几乎涵盖了从隋唐至民国各个朝代的历史遗存就有20多处。”从未离开惠州的苗理洁，怀着赤子之情，以惠州为创作根据地和创作理念的基点。

近几年来，她创作了大量富有惠州特色的文化地理散文，先后出版过《水城故事》《逝水流痕》《水韵鹅城》等多部散文集。其中《水韵鹅城》一书真实记录

了一个精彩纷呈的故事与传说。如，“怀旧”一辑，描写古城的历史故旧，追寻时光镌刻的印痕而复原历史的一角；“山水”一辑，描写惠州水城曾经的自然生态与其独特的自然风光；“风情”一辑，描写市井百姓的生活琐事，温馨记忆；“美食”一辑，描写东江流域传统小吃及贯穿其中的人文故事……苗理洁用文字留住这些，让读者从文字中了解到，那个年代的惠州，曾经这么美。

“那么多人写作，你能讲好惠州故事就很不错了。”一位前辈说的这句话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。随着创作深入，苗理洁愈发体会到惠州浓厚的文化底蕴，这成了她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。最让她动容的是，惠州百姓的和睦团结，街坊邻居之间互相往来，互帮互助，“谁家老人生日就送发糕寿桃，谁家小孩出生就分鸡蛋，这座城市最好的就是人情味”。

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，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不少承载着时代记忆的东西面临消亡危机，人与人关系愈趋疏

远。苗理洁坦言，现在越来越有紧迫感。为此，她一直加快脚步寻找古城即将湮没的痕迹，采访那些耄耋之年的老人，挖掘各种历史资料，以弥补自己记忆中缺失的生活碎片。

对苗理洁而言，写作不是单纯的抒发，她希望通过自己擅长的表达方式，为惠州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。在文学作品中，苗理洁常主动抛出问题，引发人们思考，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兼顾好传统文化。比如，她曾多次关注惠州古屋古村的现状和保护，希望引起相关方面的关注。

作品从惠州走向全国

“好读耐读”是读者对苗理洁最多的评价，在她看来，这就是最大的成就感。她的文字质朴而不拘泥，读来让人感觉真实亲切、贴近生活。“创作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东西，读者轻松愉快地读完，更了解惠州，这就足够了！”苗理洁笑言。

事实上，苗理洁从未进行过一点有关写作的专业学习，也

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培训和指导，写作完全发自内心的感悟。身临其境，耳闻目睹，这就是苗理洁的创作秘诀。对于她而言，走在土地上，就能激起对家乡拳拳的爱慕之情，激起创作的热情了。在田野、茶山、古村、海岸……这么走着走着，描述大惠州山山水水的一篇篇散文，如一朵朵小花陆续绽放。

苗理洁也跟普通的家庭主妇一样，繁琐家事不断，但丝毫并没有影响到她的文学创作，现在的她每天都在看书学习，每周都能创作出文学作品。耕耘必有收获。苗理洁的文章不仅仅成为省市报刊的“常客”，还冲出了惠州，频频刊登在《海外文摘》、《散文选刊》等有影响力的杂志上，连连获得奖项。

在惠州文人圈子中，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位“老大姐”折服。“她不仅对文字虔诚，人也是最真诚的。”惠州市民协的同事介绍，苗理洁有腿脚酸痛的毛病，但她却总是积极参加采风活动，即使采风前要偷偷给双腿先做艾灸。采风回来，她经常第一个完成“作业”。